

《拯救嫌疑人》：“女承父业”留遗憾

在经历了与父亲张艺谋联合执导的一点五年级作品《狙击手》后，张末终于拿出了她的二年级独立导演作品《拯救嫌疑人》，此时距离她一年级作品《28岁未成年》过去了八年。

作为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长女，张末16岁考进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本有机会摆脱电影家庭的桎梏，可后来又经李安引荐，进了纽约大学攻读编剧导演硕士。学成归来的张末并未借父亲的资源独挑大旗，而是像一个实习生追随父亲左右：2009年做了《三枪拍案惊奇》的幕后剪辑和字幕师，《山楂树之恋》喜提副导演之职，《金陵十三钗》又多一个翻译岗，直到2016年才从父亲身边正式“毕业”，完成导演处女作《28岁未成年》。

《拯救嫌疑人》并非原创剧本，而是打起了韩国电影《七天》合法版权的“小抄”。故事沿袭了原片的主体脉络，甚至连女主角与女儿在浴缸里秀腿以及绑匪用狗取药等细节都一模一样。这种剧情高度重合的操作似乎不应称改编，而该叫翻拍。

翻拍的好处是，它有一副经受过观众检验的骨架，如前作算不上经典，就很容易站在前辈的肩膀更上层楼。翻拍的风险在于，有太多平行对比的诱惑，比如叙述、表演和调度等如双屏展示于观众视野，如你精进之处不够，很容易被较真的看客嫌弃。

当然剧情上的改造还是显著的，比如原片是直奔主题，快速进入紧张的倒计时绑架案，张末的开篇则把男主角的戏提拉上来，做满了双主角的架势。小小变化把男主彪悍而不失莽撞的形象立了起来，并加入了与上司不和以及停职的戏剧性。但这个加法一部分是在原作里男主被兄弟单位追查的空间腾出来的，且满满上世纪80年代港片人物的即视感。

人物上的加分项，主要是惠英红饰演的受害人母亲。在剧情反转之前，受害人母亲的出境率并不高，甚至有意让她远离焦点，仅留下这个妈有点怪的芥蒂。这点在原片里也是如此。原片为了消除大众顾虑，甚至在律师冒充媒体家访时就戳穿了她；张末版本的怪妈则假装人畜无害，直到庭后大反转。张末对反转的处理比韩国人的版本来得更具冲击力。惠英红不愧是香港影坛常青树，当她的微小宇宙撞针触发，脸上的每一颗汗珠都是令人肝颤的戏。

韩国电影《七天》拍摄于2007年，是时韩风强劲，且医美还未在我国泛滥成灾，韩片整体适口性不错，加上影片节奏紧凑，叙事流畅，一度是我们悬疑片盲区里的小灯塔。然而时过

境迁，我们的电影市场经历了《唐人街探案》和《误杀》等淘洗，尤其是一大堆或改编或翻拍的涉案烂片的冲刷，中国观众早已不再是投喂尝鲜的当初，现如今就连《消失的她》这种票房超35亿的流通品，在文青集散地评分也仅勉强过及格线。

很遗憾，张末的《拯救嫌疑人》与韩国版并没有拉开分水岭，在一系列的平行对比中多处于下风。尤其关键嫌疑人的重塑，简直是降维打击。原片里是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有前科，剧情和表演都保持高度悬疑，并给了演员弹性发挥的空间。到了张末的镜头里却是个简单的工具人。导演先是他塑造得人畜无害，把他好人的假象榨干，剧情需要反转时，一个细节让他秒变坏蛋。惠英红饰演的妈妈的反转，也有类似的问题，好在老演员实力担当，能用她的表演魅力盖住剧情编排上的机械。个人认为，肖央更能胜任嫌疑人一角，他是当下少数可以在好人与坏人间切换自如的演员。

《拯救嫌疑人》的致命伤，在于其翻拍土壤的适应性。和《误杀》《唐人街探案》类似，影片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泛亚华人区，这对于涉案题材来说，可以巧妙规避诸多红线风险。问题是《拯救嫌疑人》不仅是涉案悬疑，它更是庭审博弈，涉及更多法律适用和程序法的问题。片中一审二审的流程等有我们的法律痕迹，但“疑罪从无”的庭辩形同儿戏，证据链、辩词和煽情均毫无说服力，嫌疑人甚至郑重抛出“想活就该死吗”的废话。且在证据明显不足漏洞百出的前提下，让葫芦僧断葫芦案，亦根本无法自圆。

当然，《拯救嫌疑人》能够大规模点映而没见光死，说明它的群众基础和生命力。它撬动的市场体量和《消失的她》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创作和《消失的她》类似，均属于槽点满满但整体还绷得住的作品。关键是它们都能撬动社交流量，让吃瓜者的社交细胞运动起来。

最最遗憾的是，我们明明看到了张艺谋对女儿手把手的传道授业，却没有在张末身上看到她女承父业的艺术基因——两部独立作品皆是商业及格线的低诉求。关于庭审和悬疑的女性手笔，我们今年领略了如斯汀·特里耶执导的《坠楼死亡的剖析》；关于80后新晋女性导演，欧洲有卡拉·西蒙（《阿尔卡拉斯》）和埃斯蒂巴利斯·索拉格伦（《两万种蜜蜂》）等强势崛起，北美也有华裔女导演突出重围，而我们在这块越发显得后继无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曾念群

《河边的错误》：一场深度受损的改编



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是电影借力文学的最新尝试。原作表现了疯狂作为一种破坏秩序的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和无奈，而最终恢复秩序的方法是以暴易暴——用疯狂来反对疯狂。电影《河边的错误》则更多地呈现出人间的种种离奇与纠结，对人类理性的能力和效果并不确信，叙述基调上有一点调侃和冷嘲。

隐匿的疯狂

小说中，疯子是作品的主角。整部作品就是围绕着他的杀人和被杀展开，疯子为什么杀人是作者的用心所在。从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疯子变成杀人者有一个逐渐被“引导”、激发的过程。青年丧偶的幺四婆婆独居了四十多年后，偶然照顾起不知来历的三十多岁的疯子。二人关系逐渐演变成一场扭曲的激情，幺四婆婆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正因幺四婆婆的引导和纵容，疯子才由最初的人畜无害到走向残忍的暴力屠戮，成为失控的邪恶力量。

疯子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幺四婆婆同样是一个孤独存在。这两个畸零人的关系是这场河边错误的根源。不过，此部分内容在电影中被隐匿起来，邻居们描述的幺四婆婆，拥有的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生活画像：乡邻间都有来往，还互相帮助。而关于两人关系的演变和死亡事件的发生，影片只用了有限的暗示：警察在幺四婆婆小屋发现的鞭子和屋顶的鞭痕；警察梦中，幺四婆婆被杀死前的自言自语：真美啊，可惜只能死一次。虽然这句感叹意味深长，但在电影中因为缺乏对人物关系演变的铺垫，这些暗示便成为空穴来风，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

转移的焦点

疯子的暴力之恶被激发乃至杀人是小说荒诞感的主要来源，这个脉络被雪藏之后，电影创作者选择加入了更多的情节线索，将焦点转移到了各种纠结的世相上，试图以此完成对叙事的补充和对荒诞感的表现。此举增加了电影文本的复杂度，但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其深度。

小说原作中疯子和幺四婆婆的激情关系被隐匿后，影片着重表现了新添加的其他几组人物的情感纠葛。第一条线索是第二位被害人爱而不得的恋

情。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曾犯流氓罪的异装癖。第三条线索是警察和老婆考虑要不要保留可能有基因缺陷的胎儿。三条叙述线索都与爱或性有关联，结果都不完美：诗人的恋情爱而不得，异装癖者爱而不能，警察夫妻面对的是爱情结果的巨大不确定性。从电影选择的这些叙述角度来看，创作者意识到了原作中疯狂之下压抑的激情母题，但是从选择的新情节焦点看，却因为片段化和表面化的处理而失于浅薄。

小说中幺四婆婆和疯子的激情关系既是暴力恐怖之源，也是荒诞之本，其演变和结局有一定的寓言性，不由引发读者对人类本性之谜产生深思，并震惊于人性中的黑暗力量如此深沉强大。而电影选择的叙述情节，却有流于街谈巷议之嫌，新拼凑在一起的事事纠葛，其内容固然都有逾越常轨之处，却远远没有激发人性的思考和荒诞的感受。从这里看，电影的力量远弱于小说。

模糊的理性

小说中的警察是理性和秩序的代表。他不但排除各种嫌疑对象、发现了真正的凶手，而且在极度的正义感感召下，痛心于无法通过法律惩罚凶徒、恢复秩序，最终选择自己动用私刑了断，甘愿冒领受法律惩罚之险。杀人武器的选择也有意义。原作中警察用枪解决掉疯子，手枪这种精致的杀人工具象征着人类理性对疯狂的胜利，现代文明对野蛮的压制。电影中警察最终选择了用石头解决。而石头则象征着另一种野蛮，这倒契合了原作的一个题旨：疯子才能克制疯子。从电影情节看，电影中的警察更有烟火气，形象貌似更立体了，但本该具有的理性象征作用却变得更模糊了。

总体上看，与小说相比，警察的理性力量在电影里变得模糊、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设定产生了一定的后现代意味。在此意义上，小说里因荒诞感而产生的焦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中荒诞被藏匿后的调侃和冷嘲。影片中还有一些情节——无论是读诗的场景、异装癖凌空而降的死亡，还是警察夫妻看医生的桥段，都似乎暗含着某种对影视叙述套路的戏仿和调侃。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伟东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